## 程子曰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楊時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云云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正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用不亦異乎餘已見前朱子說

## 西銘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又曰言頌之言極醇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体也學者其体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

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因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又曰觀子厚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又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它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是不仁不孝也○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高自孟子後儒者都無它見識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以上皆程子稱道之言而其答書則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察至此故意憂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毫識之矣考察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它日自當條暢又嘗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氣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

淳如也一本作盡棄其學學焉遺書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某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李於某兄弟無是事故後本云云朱子據以爲定○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座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所有待於學者○呂與叔撰行狀

龜山楊氏曰西銘止是發明事天之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要當如此

#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又曰某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又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蓋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又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今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以上論張子之學○按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後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故附焉○張載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寬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士吾慢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又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既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呂希哲字原明始從安定胡先生於太學與程先生頤居並舍察程先生學問淵源非它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先生橫渠兄弟皆與公遊內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學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它術身不能修左右之人且不能喻況天下乎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公閑居日讀易一乂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搉得失久之而罷公少從諸老先生學晚更從高僧宗本修顒遊盡究其道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嘗說改其惡無改人之惡蓋自改其惡日夜且自黜撿

絲毫不盡即有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它人耶○范祖禹字
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
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無他書惟
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又嘗稱淳夫色溫
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又尹彦明問淳夫之爲
人先生曰其人如玉○朱光庭字公掞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
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又從二程先生於洛陽
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
行之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劉絢字質夫自髫齔即事明道先生程
氏兄弟受學爲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
不知其它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
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
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君之爲人氣和而體
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其友李端伯言曰毋瘠問
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持養豈可忽乎自紛治春秋其學祖
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既卒伊川以文哭之曰聖學不
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

不懼其難者亦有數矣以謂苟能度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
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
若子者幾希方賴子勉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
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侯師聖嘗稱曰明道平和
簡易惟劉絢庶幾近之○李籲字端伯程子稱其才識穎悟又
嘗言明道語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
脫忘一二字便大別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其
亡也伊川以文祭之曰自子兄弟倡鳴道學出方驚疑能使學
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
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鑑悲傳學之難天
於斯文何其艱哉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留中閨肆開發來之
孔門如歸也○呂大鈞字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
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
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
風張先生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
斃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知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
學於是心悅誠服執弟子禮請無僭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
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苦

謙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臨大路朝夕從事不
啻饑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就期可到而日用
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
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方諫議憂自始喪至于葬祭倣
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
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渾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或安而
愛之君少時贍學給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
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氷釋矣故此他人功敏而得之者
尤多范巽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
所知者盡之身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
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
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
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岳勢利劫之而同知力
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責如此○呂大臨字與叔初學於
橫渠之門橫渠卒乃來見二先生而卒業焉伊川稱其六月中
來蘇氏嘗窺之必見其嚴然坐可謂敦篤矣元祐中范祖禹
所爲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爲[illegible]稱信不及用兄大忠字進伯程
子嘗曰進伯老而好學研今直是到底又曰和叔任道其風力

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又嘗言和叔至誠相信又
言與叔守橫渠學[illegible]固[illegible]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才有說了更不
肯回○蘇昞字季明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呂大忠嘗
薦於朝謂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
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
罷謫胡安國議其越職上書必有非所宜言者○謝良佐字顯
道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明道一
日謂之曰小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
盡其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明
道又謂謝子雖小嘗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顏有此憤悱
如此顯道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
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
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
看過不差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
士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問做甚得工夫謝曰也只
去箇矜字子細檢點得來矜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
方有向進處伊川首肯之因語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伊川又嘗問近日事如何謝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

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游定夫嘗問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着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或問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弃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底心又曰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嘗作課簿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又言萬事貴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故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論政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學者稱之曰上蔡先生云○游酢字定夫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質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舊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游定夫往見之伊川謂定夫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先生志其墓亦曰公自初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蓋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必成德君子云○楊時字中立未

嘗[illegible]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眞經以得天下而生[illegible]觀與[illegible]稱高弟在南方則黃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天資英曠深以聞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責於守者綽綽有餘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間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截斷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若無所不語然人以嚴而卻薄之態自不形也惟其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學者稱之曰龜山先生云伊川自洛歸見學者還落多從學獨楊謝不變固素曰學者晉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又嘗曰楊時於精學窺精全之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主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上蔡言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宗家亦稱似○劉安節字元承夫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嘗從二程嘗質疑而有道者嘗以致知格物發其旨況涵熟復有心養性以之於是有得[illegible]矣所治二州書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有[illegible]曲[illegible]之[illegible]

一年長盛如一年、尹焞字彦明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合策閑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憲向可以干祿爲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遂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尹也大觀中新學自興有言宜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學益成同門之上皆尊畏之程子曰我死而不失其王者尹氏子也靖康以布衣召未幾力辭授和靖處士以歸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寓長安山中劉豫僭位使人來招先生先生夜逃去徒步渡渭久之上下詔求言紹興五年有從臣上言元祐之道遂以崇政說書召後爲從臣以爭和議去先生平正不實不欺闇室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初見伊川令看敬字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其後看得親切祈寘閒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又言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能力行之嘗問伊川不習無不利時更無諸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言如此自更涵養莫要輕許嘗同張思叔見伊川問二子於某之言如何尹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須意焞不如繹能察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焞尹川然之伊川嘗稱彦明必有用於世○張繹字思叔初見尚書謂繹師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謂之曰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討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言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伊川嘗言驗得二士謂思叔及尹焞也

○馬伸字時中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闇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說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公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時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張邦昌僭位公移書責之三勸之立康王而退就北面之列高宗立進殿中以論汪黃誤國請罷州監酒死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公自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勇不顧身如此公平居是德無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常曰志在行之是德無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

半之○侯師聖字仲良明道伊川易氏也胡文定稱其安於蘊
苦守節不移講論經術通貫不窮商量時事纖微皆察尹和靖
曰伊川嘗謂侯子議論只好隔靴搔痒○王蘋字信伯揚文靖嘗
稱同門後來成就莫踰信伯者胡文定亦稱其學其師承識通
世務云○問程門誰真得其傳先子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
張思叔輩又不見它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
渠皆不及又曰呂與叔之文然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
佐牧上蔡雖有適當處亦說得透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
得易某嘗謂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問尹和靖立
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中說涵養持
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又問龜山立朝
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問云云曰以其觀
之二先生文鈔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
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
靖之敬把得定亦多近旁理文曰張思叔敬似和靖伊川稱其
外表然亦拘無屢拓不象文曰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
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年之年殆不可
量矣曰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

來被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淆亂問伊川門人如此
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
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
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李之尾摸索得之力而后得之雖其
不能無偏然就它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資禀便較高
他也去官只他這個學自是拚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
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學會終不解得又曰游楊謝
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棄禪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
大是樞要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門只曉見上一截
少下面看實工夫故流弊不正此或謂龜山怒了如此曰只論語
序便可見又曰呂與叔信正平不善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
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之年安不見得到此田地又曰呂
與叔本是个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子言
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方可以爲學
豈不剛終是不能成又曰呂與叔論頤子等數書所又云未發之
前心體昭昭具在伊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己與物對說
又曰上蔡高遇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
翻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者隨所偏處去上蔡不高

所以病痛在於字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語云得於字後來發出
晦翁未去謝道理好揚揚地云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
學意思觀它說復與伊川異似以靜觀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
夫之類乃是謂儒佛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
此其謂明道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又曰如今人
說道理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又曰龜山云
實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生在甚羅仲
素亦時有此意又曰謝文定作龜山墓志云其於榜下惠看來
是如此又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純底被他只就一个敬
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
見不精明無活法又曰和靖看光明經一部問人問之曰毋
命不敢違也此便是平日嚴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以上論程張門人之學○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
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
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其子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
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承得之爲永嘉之學其源亦同自出歟
附吳張之傳最得其宗故今先敘胡氏父子及羅李二氏之學

而文紀安宋子式纂周程之統緒而張氏呂
氏之流於是乎可考矣○胡安國字康侯少入太
學從程氏之學與公論經史大
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
得之定爲第一辛執以策中無試元祐語欲辟其第上親
三經興初爲上言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
辭覈別今方思濟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費光陰
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制平[illegible]僭且恭然復實圖使亂臣賊子
不作莫書諸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
以春秋說講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衰陋孤陋已意者
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道德性命之學於言秋聖人行
事之實漠不能曉則試以爲斷爛朝報直廢秦之不列於學官
下逮宋靖禁黨錮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
指以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總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
之志甚日六籍陸世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
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
意最去今著傳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宣義切

深要想嫌疑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驗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涵泳酬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六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而屢書而致詳焉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碁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是弈邪是後不復弈學官父師同僚多薦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急遽家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接行屬部蠻獠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歸止齋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嘿寡於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人周而後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虞必顛覆自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

[illegible]寧者公隨其資性而擴之大抵以立志爲先故信學者以窮知爲所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奔者亦未嘗降志辱言苟爲唯諾以新人之視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弃絕嘗答巖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恆五典刑性戕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末了者爲其不先窮理義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必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固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公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未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

惟講孝論政則當切切詣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子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周卿卯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熏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奚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與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自登第逮休致九四十年其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無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適又不深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宣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侯仲良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分天下論公一人耳子容字仁仲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

反從侯師聖先生於洛門而率博文靖公之

嘗優游南山之下歸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

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人明而擴之至矣其為知言一書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而知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矣此南軒張氏所作知言序也朱子於前二章極稱歎之而於性無善惡則辨其不然蓋已見首篇矣又嘗曰五峯善思然思過頗亦有之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斯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韓昌黎之為多又曰五峯臨終謂廣德軍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个敬此為名論○李侗字愿中世所謂延平先生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

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薑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云云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能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要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迎應曲酬發必中節云云後學答問窮究不倦隱人義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体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蔽亦無所遯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漸有力夏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

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友鄧迪天啓謂愿中如冰壺秋月袁裏澄澈識者賞其知言云此朱子所爲行狀也○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李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開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說後又理會得如何其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先生直是如此問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体驗字是有箇思慮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先体驗是著意觀又恁乎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曰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生士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

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

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禀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吾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

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
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
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
聖賢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
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
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
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

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
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
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
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
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
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
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
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
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

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
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
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
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
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
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
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
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
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

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
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咨稱其情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
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
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閭遺
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
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
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是
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
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
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
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
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
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
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
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

閔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
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
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
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
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
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
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
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
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行於樂則

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
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
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
西周以來至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
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
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
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剖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
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
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
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
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又
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
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末道而過者
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

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
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
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
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
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
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
者溺於卑陋其害益淺淺哉先生力排之
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
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
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
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
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
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
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

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
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
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
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
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
爲憂擁衾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
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
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
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
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
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
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
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
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
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禀之異

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黄氏又曰道之正統特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後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斷簡零墨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壞

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略敘輒探同志之議敘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焉按先生語錄多自言為學工夫今附此○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臾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多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斬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

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二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遊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又曰延平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又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又言初師屏山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誦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要言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

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反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駕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趂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豈為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要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衡胸臆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要人著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要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百出又曰某少時未有知亦嘗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又曰舊嘗以論心論性觀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又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

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又曰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又曰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限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又曰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又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年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个是不同又曰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

隨文解義曰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詩却又較快工夫了又曰某向來主朱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講論先生長者說話於大体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密處大有工夫未到又曰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又曰某舊時看文字只是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名說諸說上堆出尋意脉各自相貫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只拔出雖未知今作注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注說那工夫來但又不甚有心只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此工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因說讀詩性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諷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遍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遍則胷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問胡氏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

意否答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讀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蹉跎只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畫之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見已思量言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毫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已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一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歲已後長進得甚不多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徹聖人說一字長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得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可易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杜了自今以來學問見得端緒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

[illegible]恰地好都不用此[illegible]字蓋並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上去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讀[illegible]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討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眯眯似前年○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又按李方子為文公年譜今劉其要附此○先生字元晦舜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燁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其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其德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自昔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性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有珍又並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馱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乎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慤動而思躓禀禀惴惴惟曾顏是畏○先生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

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曰問於吏部曰曰何所附曰附於天又
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先生爲屏山劉先生墓表有曰先生
病時某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
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
然後知吾道之大其体用之全乃如是折吾於易得入德之門
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爲胡籍溪先
生墓表曰先生受學于譙公之言曰心爲物漬則不能有見惟
學乃可明耳於是慨然有得曰所謂學者豈克己工夫也耶由
是自信不疑篤志力行以沒其身先生早歲所聞於二君子者
如此○初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亦既有
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端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
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矣○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
譚氏之說皆非又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
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
[illegible]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其後
它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

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五黨鮮有晚得此人商
所疑甚穩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辯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作
來所以好說話某嘗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被倒了
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作
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脉極能指其苦微之處自見羅先生來
未見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
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如此漸然
則作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用處無則
非矣○隆興初元先生將赴命召過延平先生問所宜言延平
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
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乾道三年八月如
湖南見南軒先生二先生講論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行詩
有曰遺經得油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
答曰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具論謂有
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
聖同茲源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録雜出並行間

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其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初學者讀二書未知折衷至是書出始知道之有統學之有宗因而興起者甚衆是年資治通鑑綱目成初司馬公既編成通鑑又著目錄又著舉要歷朝文定公又著舉要補遺先生因二公四書別爲義例表歲以自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大略綱故春秋而兼諸侯卿史之長目故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自有通鑑以來未有此書其後冊加更定未畢然大經大法則已粲然矣○是年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是年編次程氏外書成○淳熙二年東萊呂公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論周子程子張子書關大体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蓋先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呂近思錄先生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此而入也○四年論語孟子集註成初先生既[illegible]

孟氏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眞讀書之龜鑑也是年詩集傳成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眞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在幸康軍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七年南軒先生張公終于江陵明年麗澤先生呂公終于婺先生皆有文以哭之○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先生嘗謂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十三年易學啓蒙成而序之易經自文王前皆爲卦畫至夫子作十翼尊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遭秦燔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漢魏流爲方伎之學至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孔氏之微

言而卦爻之本則未之爲虞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推羲之意作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學者不可不知也○十四年編次小學書成初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十六年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之成少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寧之○紹熙元年在潭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繫傳爲十二篇其說曰易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矣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說經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其蓋病之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其後其論書曰漢儒以伏生之書曰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皆出於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illegible]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illegible]之文或類與經不合而宜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illegible]疑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五年自長沙召爲侍講首論經筵擴當變之道欲以學之所得爲上言之其詞曰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乎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而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

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而云纖芥之疑善則從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其粲然之跡必然之効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亦此窮理所以



學讀書也若夫讀書則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好之者又不免夫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求究夫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緒紛紛常若有所奔趨內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



誠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以而不移而所讀之書又意連接血脈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外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莫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復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三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還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推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羨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

惟聖明深賜省鑒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每勉上以求放心爲之本未幾讒說得行先生遂去國歸涂過玉山爲其令司馬汝講四端之旨學者傳焉是冬林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某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孟監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口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聽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新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惟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兖國公顏氏成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慶元六年正月

先生有疾己未夜爲諸門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illegible]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晚大學說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癸亥諸生問疾先生勉以相與[illegible]下甚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勵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illegible]人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illegible]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義禮書儀參用之乃顧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哀[illegible]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illegible]方子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泰斯閣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二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力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以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方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驟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默讀使其

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維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察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体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安求新意或援引以相淆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麗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已動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夫民民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若不啻如草芥備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旁薄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雖門人弟子顯炙之久固亦莫得何而形容也然以爲謝富貴者言之則猶若

[illegible]者亦色並其言廣而其行舒而恭其坐一端而直其閒居也未嘗起幅巾深衣大帶方屐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一書室几案[illegible]安所淹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illegible]若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祗恭如盛[illegible]者亦顯沛夫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illegible]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然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哀經冬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嘗盡其歡於親故雖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闕其[illegible]奉則反取薪炭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當[illegible]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

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意句渾淪
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燦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已
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
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奥而後會
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
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
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翊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衣葛準繩規矩
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
本体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絜淫精微之
舊其於詩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
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其實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
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
於本經之下其於詩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兩析其疑晦雖言
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
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
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戡霸尊王若抑臣內夏外夷及其
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者法家之[illegible]

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李者
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李焉則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思過半
矣謂通鑑編年之体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
目紀其詳綱敘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長自敘左氏而稽合諸儒
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
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
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
白亦類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
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未析世李
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砥其隱微使李者由於大中至
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擻穽之塗捕風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
儒所能髣髴其万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礼授李者
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李失傳亡各
以意爲李其鶩於後治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
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惱於
曠蕩空虛之域李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恍於持敬之約而憚於
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攷索歷
代史記国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李士之作靡不編觀取其所

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李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有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万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億度料想之說外至天文地至律歷兵機邊鄙屯防戰守經書至纖至悉靡不洞究下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無窮也李者據經辨疑隨問隨固著極其精要暇而論難古今其應如響愈和愈深亶亶不絕及詳未而細察之則亦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李者聖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泯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礼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詎可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体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慨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述博文約礼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利級其甚嚴循循有序

[illegible]等陵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再自歎讓其獨之成未嘗不于學懼到堥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嘆焉學者即其所講而質其疑竟有未論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卷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商略至至夜半雖疾病支離亟請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体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晚見學者激昂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李侯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蓋切矣臨所道之在天下未嘗二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魯鄒之學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著頌亂雅樂散二而[illegible]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焉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殘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暢蓋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誤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獻文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

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子之統得先生而一止
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凝斯文於將墜學宗於無定雖謂天
變俱繫
可也